

12 年来汉语析句法的发展变化

黄伯荣

传统语法最先分析和发现词和句子这两级语言单位。长期在词、句上做文章，寻找“用词造句”“组词成句”的规律，注意力集中在词与词的关系、词的造句功能及词的分类上面。最先创造句子成分的名称，用主要成分和次要成分来“熔解”向心结构，把里面的中心词和非中心词的关系标示出来。进而发掘出词类与句子成分之间的对当关系。析句的步骤是先找出中心词，定为主要成分，后找出依附中心词的实词，找出次要成分。结果把一个句子并排分出多个成分。这种析句法就是通常说的多分法、成分分析法或中心词分析法。

结构语言学看出传统语法的漏洞，发现语言单位是“一个结构套着另一个，或是这个结构跟那个并列”的。“除了并列结构可以由两个以上的成分组成之外，其他都是由两个成分组成的。”于是认为，“这种构造方式规定了分析句子的步骤：对并列结构采取‘多分法’，其他结构一律用‘二分法’。”^①也就是发现了板块（指大于词的结构，如词组、短语、仿语、词群等）套叠现象。于是在分析时除了并列的板块一分为多之外，一般板块要一分为二，大板块又可分成两个小板块。反过来说，大板块由两个小板块合成，小板块由两个更小的板块合成。于是有二合板块和多合板块之分。二合板块即二分板块，多合板块即多分板块，多数板块可以逐层切出两个小板块，这样层层分出两个组成成分的方法通常叫二分法或直接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②它开始把板块看作句中重要语言单位，板块能充当各种句子成分。

建国以后，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流行的析句法可分上述两大派。第一派以《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简称“暂拟”）的多分法为代表，在高校里也使用，如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统编教材等。第二派以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语法讲话》（即丁声树等著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简称“讲话”）的二分法为代表，在北京大学等个别高校里使用。其他析句法还没见在教材或专著中系统运用。

“暂拟”比“讲话”晚出两三年，受“讲话”和它所依据的结构主义直接成分分析法的影响，对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采用的典型多分法作了一些改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承认难找到中心词的词组作为板块可以整块充当句子成分。典型的多分法着重分析一个词与另一个词的关系，凭关系定成分，板块不能整块做句子成分。只有将板块“熔解”成一个个的实词，才能充当一个个的成分^③。比如黎氏用复成分的说法取消联合板块充当一个成分资格；用“子句”的说法否认了主谓板块充当单句成分资格。“暂拟”把“讲话”的联合结构、主谓结构接过来，认为它可整块充当句子成分，“的”字结构、介词结构等难找中心的，也不必熔解，也能整块充当句子成分。

2. 把主谓句一分为二，分出主语部分和谓语部分。（但这两个“部分”不算句子成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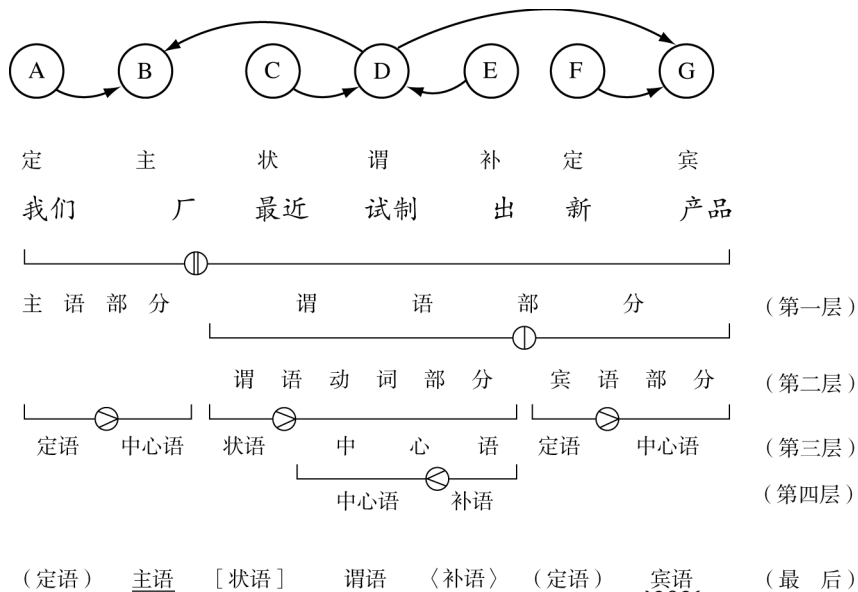
“暂拟”之所以仍属于多分法，是因为有如下两种表现：

1. 偏正词组（包括补充词组）和动宾词组这些能找出中心词的板块，析句时必须熔解为一个个实词^④，才能充当主要成分或次要成分。

2. 多层的定语、状语，都是逐个直接修饰中心词的，没有词或词组修饰偏正词组、动宾词组的说法。

文化大革命以前，高校《现代汉语》教材大都沿用“暂拟”的多分法。“文革”后，高校教材对“暂拟”不断提出各种修订方案。1978年，有23所高校参加的现代汉语教材协作会在郑州召开，会上一致主张教材要改革，但改法各有千秋。如何改革析句法分歧更大。于是会议决定分开拟定两个方案的教学大纲，编两套教材供选用。第一方案各校的教师主张语法体系要与中学相衔接，但“暂拟”必须改革。由于第一方案制订者有层次析句观，于是制定出既讲层次又讲中心的双轨析句法，析句原则是：“从大到小，基本二分；寻枝求干，最后多分”。^⑤请看下面例（1）的图解：这就是用两套术语，一套用来说明语言层次（见下图头四层），一套用来说明语言的线性系列（见下图最后一行和顶上一行）。前四层“从大到小，基本二分”，体现了层次；“寻枝求干”就是寻求枝叶成分（定、状、补）和主干成分（主、谓、宾），“最后多分”就是用多分法成分术语给各成分定个名称。例（1）的主语是多分法的主语（厂），不是二分法的主语（我们厂）。谓语也是多分法的谓语（试制）。主干有三个（主语、谓语、宾语）。核心是谓语，主语、状语和补语、宾语像太阳系的行星，围绕太阳（谓语）转。定语是行星的卫星，围绕主语或宾语转。

（1）



1. “黄廖试用本”给主语、谓语和宾语下的定义与“暂拟”不同（名同实异）：主语是主语成分的主要成分，而“暂拟”和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简称“胡本”，1962年版本）认为，主语是陈述的对象。黄廖本认为主语部分才是陈述对象。这是为了避免“娘 || 是老婆”的指责。就是说，在“小芹的娘 || 是于福的老婆”这个句子里，被陈述的是主语部分（小芹的娘），而不是主语（娘）。^⑥虽然“黄廖本”与“暂拟”都认为这句的主语是“娘”，但一个认为主语是陈述对象的主干，一个认为主语是陈述对象。

2. 定语、状语、补语也与“暂拟”不同。“黄廖本”认为三者可由各种板块（包括偏正、动宾词组）充当。（这点与后头说的“板块核心分析法”相同）例如：

(2) 她今天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

黄廖本：主 状 谓 定 宾

暂拟：主 状 谓 定 状 定 宾

(3) 我给你讲讲（抓特务）的故事

黄廖本：主 状 谓 定 宾

暂拟：主 状 谓 定 宾 宾

(4)（征服沙漠）（最主要）武器是水

黄廖本：定 定 主 谓 宾

暂拟：定 宾 状 定 主 合成谓语

“暂拟”的“溶解理论”不让偏正、动宾这两种板块充当定、状、补，结果会把复杂的名子弄得支离破碎，反而不容易看出句型，如例（4）和例（5）。

3. “黄廖本”还认为，动词板块在主语部分或宾语部分可以整块充当主语和宾语；名词性板块可整体充当谓语，例如：

(5) 团结起来搞好四化建设 是 我们的愿望

黄廖本：主 谓 定 宾

暂拟：主 补 主 补 定 宾 合谓 定 合谓

“暂拟”把例（5）连动式板块“团结起来搞好四化建设”叫做复杂谓语，这是定名法的失误，当它出现在主语部分时这个动词性板块照理也应该溶解出主语和其他成分。复杂谓语竟充当了主语，令人难于接受，因此“暂拟”和它的《汉语知识》都避开死角，不举例分析这类例子，说明析句法不周详，解释能力就不强。^⑦

4. “黄廖本”还取消了复杂谓语、合成谓语、复指成分、前置宾语等术语和分析法。这些正好与后来的“要点”和“提要”的主张相同。

以上介绍“黄廖本”对“暂拟”的改革，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70年代末改革多分法的思潮^⑧。即一步一步向二分法前移，让尽可能多的板块充当句子成分。多分（溶解）的对象，尽量缩小到最低限度^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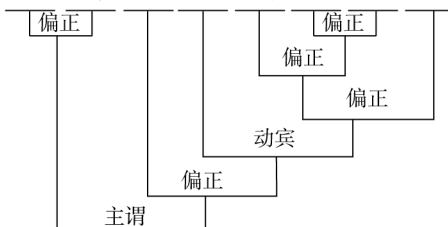
80年代初期，修订“暂拟”的呼声越来越高，终于在杂志上展开了一场析句法的论争。多数文章指出多分法及“暂拟”的弊病，说它缺少“科学性、实用性、一贯性”，主张抛弃它，不要“打补丁”，要另“造新屋”^⑩。主张保留或改进“暂拟”多分法的文章极少。到了1981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语法与语法教学讨论会”上，意见也不一致，我们可以从会议文件“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修订说明和修订要点”的图解中看出来：

第三图：（全体）代表〔热烈〕讨论（教学语法体系）问题。

全体代表热烈讨论教学语法体系问题。



全体代表热烈讨论教学语法体系问题。



(全体) 代表 || [热烈] 讨论 (教学语法体系) 问题。

“要点”建议上面“三种图解法供选择”。其中第二种是“讲话”的二分法，第三种像是“黄廖本”的多分法，第一种的分法是二分法，定名法不知所本，也不像板块核心分析法^⑩。三种任选，说明会议没法作出选定一种的决定。不过头两种图解已透露出会上二分法的主张是主流。

这次会议在析句法方面也是有成效的：第一，语言结构有层次性得到公认（尽管对层次的理解还有分歧）。第二，“一般地说，所有词组都可以和词一样充当句子成分。”这就是提高了词组在析句法中的地位。第三，“具备了一定条件（如语调），在特定语言环境中，很多词组都能成为句子。”这三者都是与二分法密切相关的新观点。它代表了80年代初中期析句法思潮的主流，影响很大很大。

在这种思潮推动下，“黄廖试用本”见放弃双轨析句法“最后多分”的时机已成熟，于是改用“基本二分”的分析法。1983年夏出版的修订本，让所有板块一律平等，都可整块充当句子成分，不加以人为限制。即将主语部分改为主语，谓语动词部分改为述语，等等，设立三个中心（主语中心、谓语中心、宾语中心）代替多分法的主语、谓语、宾语，作为主谓句的三个主干。谓语中心决定整个主谓词组的性质。^⑫

1984年，“提要”公布了，它选择“要点”三种图解法的哪一种，用的是什么分析法都不明说。因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凭它的理论和名词短语的图解，认为它用的基本上是二分法，有人根据它对动词短语（状+动+补+宾等）的说明，认为它用的基本上是多分法。其实是以二分法为主两结合分析法的一种。不妨给它个新名：板块核心分析法。这个术语并非杜撰的，可从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简称“八百词”）、^⑬张志公主编的（电大第一期）《现代汉语》^⑭（简称“张本”）和钱乃荣主编的《现代汉语》（简称“钱本”）^⑮中得到信息。先看看他们分析的例子：

(6) 你这个星期已经看了三次电影了

主 状 状 动 宾数 宾受

（八百词）

(7) 槐树底下 并排 坐着 几位老大爷

处所词语 状 动 宾

（八百词）

(8)……科学的总结 出 三十年来的经验

状 动 补 名

(提要)

(9)[昨天]下了〈一场〉(破纪录)的特大暴雨

状语 述语 补语 宾语

(张本)

(10)昨天我在家里认真地做 完了规定的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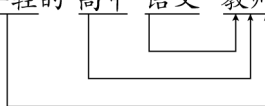
状 主 状 状 谓(动) 补 宾

(钱本)

“张本”认为例(8)“〔科学的〕总结〈出〉经验”是一个多合词组，尽管里边包含着‘状述’‘述补’‘述宾’三种结构关系，可是都是以同一动词‘总结’为中心，述语是一个，不是三个。这个三只手的述语，前头一只手抓住一个状语，后头两只手分别抓住一个补语和一个宾语，成为一个以它为中心的整体。这个短语也只是一个层次，不是三个。“钱本”吸收了前三者的要旨，对它加以发挥，进一步提出了板块核心理论，认为“句子是由环绕核心外松内紧的结构板块组合成的”。换句话说，句子是由动词和环绕动词的一些短语组合成的。

从例(6)一(10)和上述理论的说明，可以看出它们有如下共同点：

1. 动词是动句的核心。
2. 状语、补语、宾语乃至主语不管是由词还是由板块充当，都是与核心发生关系的。
3. 名词性板块整块做句型成分时不分析。但做短语成分，有的认为可以二分(如“提要”)，有的认为可以多分(如“钱本”对“年轻的 高中 语文 教师”的分析)这点是板块核心



分析法内部最明显的分歧之一。

也许可以认为，板块核心分析法是多分法和二分法两者发展道路上的交叉点，如果说它像多分法，那么应该说它是能充当成分的板块最多，即板块熔解得最少的一种多分法。如果说它像二分法，那么应该说它是保留多合(多分)板块最多的一种二分法。为什么“状+动+宾”这种能找出中心的板块是多合板块(而不是人为规定)?为什么能找出核心的“主+状+动+补+宾”板块也是多合板块(而不是人为规定)?为什么讲句型和动词短语时是多合的?讲名词短语时是二合的?如何使它的析句理论和析句步骤前后一贯起来?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说明。

“提要”1984年公布后影响很大。在这以后出版的、使用面较广的现代汉语教材和有影响的汉语语法书我看到十四部，其中十三部采用的是二分法，还没有看到一部是原封不动地使用“暂拟”的多分法的。^⑩这也说明了使用二分法成了当前的潮流。

这些二分法教材在析句法上仍有差异。在切分法方面的差异不多。

1. 他们虽然都把“状+动+宾”板块看作二合板块，但切分先后不同。多数认为一般应先切成状中，后切成动宾(即“先状后宾”)，少数认为一般应“先宾后状”。黄廖修订本原来是“一般先宾后状”的，现在的“增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991年用书)也改为“一般先状后宾”。遇到状语与动词结合很紧的(如“高举大旗”)，也“先宾后状”。

2. 对“动+宾+宾”格式的切分，有的认为它是多合短语，即动词后同时切出两个宾语；

有的认为是二合短语。“黄廖增订版”已改为先切远宾，后切近宾。

3. 对“动+补+宾+补”（拿出书来）格式的切分，有的认为“出”和“来”是一个补语，中间插进一个宾语，“出来”在一个层次上；有的认为“出”和“来”是在两个层次上。黄廖修订本属于前一种，黄廖增订版现改为后一种，即先切出补语“来”，第二刀切出宾语“书”，第三刀切出补语“出”。

在成分定名法方面的差异较多。

1. 对“暂拟”定名为“称代复指”的格式（如“青春，这是美好的时刻”），多数都放弃了“暂拟”的处理办法。但有的将句首被复指的成分改名为提示成分或提示语，有的改名为外位语，有的为了少立上述特殊成分的名目，将名首的被复指成分看作陈述对象，定名为一般成分主语，后头是主谓谓语。“黄廖本”属于后一种，但增订版把句首被复指的成分只要是“这”字意义上能包括得了的，一律看作主语，而不管它是词、非主谓短语还是主谓短语，甚至连大于主谓短语的复句形式也看作主语，后两者不看作复句里的分句。

2. 对“暂拟”定名为“总分复指”的格式（如“他的两个妹妹，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工人”），总说部分大都不叫复指成分。有的称它为提示成分；有的称为主语，后头分说部分是谓语。其中又有分歧，有的认为谓语是由两个主谓短语组成的联合短语，有的认为谓语是一个复句形式。“黄廖增订版”已改用后一种说法。

3. 用宾语相对的成分（如“读书”的“读”），有的书称它为述语，有的称动词。“黄廖补订本”坚持成分对成分的原则，曾采用过“述语”一名。“黄廖增订版”为了与中学语法术语接近，将词组改为短语，采用“提要”的“动宾短语”一名，但不采用“动词+宾语”的说法，为了“语”对“语”，改为“动语+宾语”的说法。因为同宾语相对待的有时是个短语，由于充当“动语”的是动词性词语（“铁了心”，“红了脸”的“铁”和“红”该书认为兼属动词），主要又是动词，因此有时也让动词兼作“动语”使用。

4. 句首状语（如“今天他来了”的“今天”）的定名也有分歧，有的书把它作为特殊成分，与主语、谓语这两个一般成分都属于句子成分。句中一般状语（和定语、补语）都看作句法成分（词组成分）；有的认为它是一般句子成分，句首状语。“黄廖增订版”采用后一种说法。

二分法内部在切分法和定名法方面的分歧还有“兼语短语”的切分法和宾语、补语两个成分的认定法等等不同，本文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也没能罗列各家名字以及采用哪种处理方法的理论根据。因为要说明一点分歧就是一个科研课题，可以写成一篇大文章，本文只讲史实，一般不谈理由。说出来让大家知道在析句法方面有哪些发展变化，有哪些问题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 * *

从12年来乃至40年来现代汉语析句法的发展变化看，国外引进的转换生成语法等新学说，在析句法方面还没能与多分法二分法争雄，它只是局部地渗透到前两者主要是二分法里面去。目前看来有三种倾向：

第一，多分法改革的方向是让越来越多的短语在一定条件下充当句子成分，实际上是向二分法靠拢，这是为了反映客观存在的语言层次性和便于归纳句型。由于人为规定太多，缺乏理论一贯性，多分法最终被其他析句法所代替。

第二，二分法成了 80 年代析句法的主流，80 年代后期新出的现代汉语教材几乎都采用它，尽管它的切分法和定名法仍有不同，但都是在短期探索中出现的分歧。不能二分（多合）的结构除了多项并列结构之外，只增加了“兼语结构”“连动结构”，此外还有哪些结构？能否包括以动词为核心的复杂的动宾结构、主谓结构？似乎应坚持单心结构二分、多心结构多分这个简单的原则。

第三，板块核心分析法脱胎于多分法和二分法，而又与两者的原则不同，对详细描写句型有它的长处，它凭此起家有独树一帜取代多分法的可能。但板块核心分析法还缺少前后一贯的理论和分析步骤。现代汉语有多少多合词组？为什么是多合词组？为什么同是向心结构，有的可以二分，有的不能？为什么多合词组在第一层次中不能多分？多合词组不在谓语位置上要不要多分？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原载《语文建设》1990 年第 6 期）

注释：

① 引自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语法讲话》，1952 年《中国语文》。

② 直接成分分析法在四五十年代传入我国后，都使用句子成分术语来说明板块之间的语法关系，国人多称它为层次分析法。陈承泽、王力等人的著作就开始有二分法的因素。

③ 比如“他和弟弟都买了书包和钢笔”里有两个主语成分和两个宾语成分，加上副词“都”述语“买”，共六个成分。“我知道他说过”，包含子句“他说过”，就是包孕句，不是单句。

④ 也有例外，“这桌子三条腿”里的“三条腿”可整块作谓语，不熔解为定语和谓语，这说明多分法在此处有难于解释的苦处。

⑤ 参看黄伯荣《谈句法分析》（《中国语文》1983 年第 5 期）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统编教材（试用本），甘肃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简称“黄廖试用本”。第二方案由张静任主编，提出“结构中心分析法”，主张切分带宾主谓句时，第一层分出主语、谓语、宾语三个句子成分，之后层层二分。参看《新编现代汉语》统编教材，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年版。

⑥ 黄廖试用本，1981 年版，第 336 页。

⑦ 后来的《暂拟教学语法系统修订说明和修订要点》（简称“要点”）不得不取消复杂谓语以及合成谓语等术语，《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简称“提要”）也如此。

⑧ 黄廖本问世头四年，该教材的发行量一跃而为同类教材之冠，教师反映用起来顺手，这可从侧面说明它的析句体系是符合广大教师的认识水平的。从正面说，中山大学、杭州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江苏四所师院等高校各自编写的几部教材都有类似的改革倾向。

⑨ 只要主语、宾语部分让名词板块充当，谓语部分让动词板块充当，就成了后来的板块核心分析法。

⑩ 见华萍《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汉语析句法讨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 年，原载《中国语文》1981 年第 2 期。

⑪ 此图有大、中、小三层谓语和大小两层主语，既不像张志公主编的《现代汉语》里的谓语和主语，也不像钱乃荣主编的《现代汉语》里的谓语和主语。

⑫ 黄廖修订本认为，主谓谓语句可根据谓语中心的词性而分别划归动词性、形容词性、名词性谓语句里面去。可见谓语可决定全句的性质，是全句的核心。

⑬ 商务印书馆，1980 年 5 月。

⑭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

⑮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⑯ 《现代汉语》有武占坤 1984年主编的、江西大学中文系 84年编的、电大《现代汉语讲义》编写组 85年编的、周靖濮侃 85年主编的自学课本、邢福义 86年主编的、何世达 86年主编的函授教材、陈垂民、黎运汉 87年主编的师专教材、张静 88年主编的自学课本、张斌 88年主编的电大教材、孟维智、张理明 88年主编的、王燕南 89年主编的《现代汉语简明教程》。专著有朱德熙《语法答问》(85年，商务)，吴启主、李裕德 86年主编的《现代汉语“构件”语法》等。采用多分法的有陈国梁《现代汉语语法教程》(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1986年)，但与“暂拟”很不同，接受了“要点”“提要”一些分析法。